

方叔官
學者請升講
座
繫籍聖賢

也○十一月行義復法○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宏詞科名貫穿古今今我輩散失其學如此而後謂之學者登其門請講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詐曰伯恭呂祖謙字伯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可以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辯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正字乃繫籍聖賢宜乎予之敬畏而稱誦之也客大慚

許浩曰予觀疊山因抑安裕而繫籍聖賢之說心竊疑之蓋天學問之至未至不得以位之有無崇卑而有所加損也疊山之言豈其然乎及驗之世則亦有然者今有文甚善也曰某之為其所易者則幾蔑視之未甚善也曰某之為其所尊而畏者則翕然稱之言之是非稱是誠有如疊山之所云者然吾但患道弗聞耳如其聞之則所言幾於道人雖不吾尊信吾不患也奚必求為繫籍聖賢以取目前之尊信也耶

帝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李庭芝制置
而淮

己巳年元世祖至元六年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和揚州庭芝招徠士民大修學校賑恤貧窮民德之如父母由是境內大安

葉夢鼎單車
官通
君子宜可虛
拘
張世傑救襄陽

○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既於費似道不能行其志力辭相任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封信國公判福州卒發明是時似道專權宰相徒擁虛名則官守言責皆不得行君子宜可以虛拘乎前書國辭石丞相乃其義自見○元史天澤行省事于峴山以圖襄陽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峴山在府城南楚山在府城西南畫廬門為一字城聯巨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三月元阿木自白阿帥師圍樊城○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元人戰于赤灘圖敗績○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七月賈貴帥師援襄陽及元阿木戰于新城敗績范文虎援賈貴復敗而走阿木於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十二月魏國公呂文德以許元人置權場於樊城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帥禁兵

蔡虛齋曰襄樊東南之重鎮也無襄樊則險要失而東南不可守也呂文德乃貪主帶之賂中劉整之謀置權場於樊城自此而築堡白鶴置臺江心貯兵儲絕聲援治戰艦造圍城而襄樊危在旦夕乃曰誤國家者我也賈恨以殛而其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原希憲受戒
孔子
孔子之戒如

庚午年元世祖至元七年正月以李庭芝為荊湖制置使使知江陵府高達為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援襄樊時賈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與致要發作擊胸欲害以取旨未至為辭○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年七十有三○三月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議正元主嘗令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臣又有方士請鍊大丹教中書給其所需希

是
先帝不假靈
於大丹

此軍國重事

元成萬山

用人天子大柄

說書不肯從

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於大丹也元王善之至是為怨家所訴而罷
史臣曰傳書議論而有康孟子之稱貴臣校射而有文武全材之譽堂居止善研窮經史抑強扶弱而京兆又安振舉紀綱而中外祇
肅謀討叛逆而身當罪罟進誅澤海而正教近邇遣使人蜀關隴底平定價錢之本息而除刈貪墨引由君於堯舜而開除方士行省
江陵而經近來遠按治遼陽而正名扶弱清貧家世祖之知燕樂增食士之愧費寅之謔諧不行阿蘭之煨煉不及遠近向化之誠建
祠繪像之祀伯顏謂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誠名言也

以陳宗禮登書樞密院事宮中飲食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
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宴以奉恩惠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
不報○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監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
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楊大年字德學故事求解職還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天祥遂致仕時年三十七矣

八月詔賈似道十一朝八朝不拜是時夷狄亂華宋之君臣未聞有憂禍之實似道方且今日以去要君明日以去要君蓋亦未嘗累
秋而宰相使之十日一朝尚可以為國計乎且君臣之事是與否處安母于相安自以為樂突決然不知禍及者耳安有多故之
正禮挺有人朝不拜又可謂之人臣也哉故持書以文貶之時襄陽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望已像其中取
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嘗與厚妾踞地關牕蜂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廣收奇器異物人有物求不得輒
得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
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大嬖言之似道詰一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於帝者○九月元以張文謙為大司

農文謙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藉田祭先農先蠶先農即神農黃帝也黃帝元立
國子學以教胥子元主皆從之○十一月元史天澤城萬山以張弘範守之弘範軍於鹿門以斷宋糧運及郢復之援一日言于史天澤
曰今規取而取之也襄陽周于國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而夏貴乘江派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
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自是襄樊道絕

辛未七年元世祖至正月詔舉廉律律南朝曰咸官制詔皆出於似道而似道之貪極矣何乃有舉廉律貪之語耶門客朝士二月大
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糴者糴強敵者抑不抑米價勸分有方立活者眾○六月范文虎師師救襄陽不至而逃城中援絕軍
民大困○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固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
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則斷自哀哀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即燕京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姚遂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
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美類書公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

童子亦知三綱五常

魯齊千古一

二張將兵救襄陽

諸軍驚以為神

張貴被執不屈

襄陽雙廟

平章得無不可

若干過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我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孽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凡為衡弟子者皆得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為學為治生最為先務衡謂士君子當以農務為生而實難再逐末亦有可為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及作官嗜利者殆亦害於生理之所致也魯齊之失義理或以結濟一時亦無不可者焉然則古始興而

靜虛子曰大學以謀道也非以治生也若必以治生為先務而後為學則為學一心而治生又一心矣古之好學者莫如顏曾顏之簞瓢陋巷曾之衣敝履穿其善治生耶抑不善治生耶知道者當自辨之

元張弘範入樊城墮其外郭○十一月蒙古政國號曰元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東忠請也

壬申八年元始祖至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兵戰敗績皆歿之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救援發舟百艘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官披靡以避其鋒抵襄陽城下及收軍獨失張順趙數月浮屍逆流而上披甲曳執弓矢直抵橋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飲募之張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鄂乃募二士伏水中持蠟書赴襄求援竟達鄂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既而謀泄貴鼓譟

冒進漸近龍尾洲遙望見軍船旗幟貴兵以為鄂兵來會及合則來舟皆元兵也時鄂兵前一日以風水驚散退也三十里元兵獨逆卒貴身被十鎗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人令昇貴屍至襄陽城下守陴者皆哭城中憂氣文煥以貴附張順塚側立雙廟祀之發明難無可議也至若張貴雖曰恃勇失機觀其不降阿木則其心又豈下於順哉此綱目所以皆于之也

○六月安置觀文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龍榮欲樂卒龍榮欲樂卒也丁南湖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皮龍榮稟性抗直不論似是守經知宜也似道竄之將致于死即欲樂而終是遭變知權也

史稱其精于春秋之學信矣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天子所乘法車曰王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升道道輩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弟泣出貴墳為尼似道始還顯祖妻秦氏有罪而似

周靜軒曰度宗有事於明堂似道濫居乎禮使將反值雨此蓋天變之大者似道遇變不能責躬乃憤帝之返內即以去而要若必俟罷顯祖出貴墳然後志足意滿從容入朝其罪可勝誅乎

罷顯祖出貴墳然後志足意滿從容入朝其罪可勝誅乎

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廷鸞以扼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力求去陸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臣不知軍前勝負列國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矣注拜而出發明之說三不知之說不為之補而後見○十二月詔葉鼎鼎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夢鼎引疾固歸不至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嶧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往返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發明夢鼎於此時身殉國者也馬可獨行已志耶然以巨寇當國不惟無益於事而且身不能保其可昧於明哲保身之義哉書曰國辭不至覆之也○詔加大學祭饗寬科場恩例似道請置士籍科場之法甚嚴

史臣曰嗚呼處士橫議必在國家末造之初當隆盛時無此事也漢鉤黨之興乃在桓靈之世宋時亦然然二黨皆激於義而在宋則終之以利蓋宋以忠厚立國不殺士大夫當時士夫毅然以氣節自高名義為重一遇國家有事輒明目張膽別白言之不少顧慮往往以此得美名躋顯位不幸觸忌譴遭遠謫以去及其事久論定直聲動節亦從此益大以著遂至學校所養之士亦效尤之元於景定清祐間朝廷任二宰執用一臺諫稍不合眾心三學之士相率攻之必去其人而後已稍不如意則加以無名之謗遂為不根之言或有所行違則必借奏為論動以焚坑魯論加諸君相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龍路之於是加太學祭饗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嘆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誤國噤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亦上書贊美挽留之嗚呼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其尚當知所以自守而無蹈宋人之失哉

張弘範擊史
攻之策

裨將王福守

羅鑑上取江
南二策

癸酉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年正月元取興城守將張漢英都統制范天順牛富兒之時樊城被圍四年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元張弘範進攻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連斷殺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陷漢英死焉天順於是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元兵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連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宜宜獨生亦赴火死○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不督利聞赴援及城勢危甚文煥難遣使忍死待援似道乃請行遣因調臺棟上疏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准願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宜可一日離左右耶樊城既陷阿木益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元王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王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發明度宗耳然賈似道以計惠之適足以自愚也何也若與相臣一轍烏有聯城受病而四肢獨安彼呂文煥之降於元其罪固昭然然以春秋之法則當有貴賤而從大順焉○三月詔准東城清口以備元人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返上整書葉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言先取全蜀蜀為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軍以圖進取帝並詔制司任葉之目○置機速房子中書以草樞密院漏洩兵事指違違報之弊然每有獻奇計者似道皆不納邊事日急亦不以介意焉○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失襄樊也○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潛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六月治

門門之內若朝廷喪葬不用佛老

潛然不異平昔東忠為劉佐

天下稱得士一以淮東為第

記實似道都督軍馬毅然以天下之重

夫襄樊罪貶范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刑部尚書陳宜中論曰知安慶府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似道不許○七月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其盡闔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侍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歲餘嘗謂其徒曰佛老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心自是不復度弟子益化之也

甲戌十年元世祖至正月己卯朔永新縣名屬吉安府有氣如虹橫貫一邑○賈似道以喪母去位詔起復之太學博士陳著帥太學諸生上書切諫且言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於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不聽○七月帝崩皇太子顯即位時年四歲皇太后謝氏臨朝稱制

呂氏中曰度宗荒於酒色萬幾大政委於似道不巡邊政不發救兵以致襄陽之陷三分天下宋有其一襄陽一關南方賴以為安既以陷失國勢已危宋祚隨之以亡惜哉

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八月元太保劉東忠卒東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東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賈似道能通國公治立太平之基為東忠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士通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元命中書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南侵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九月呂文煥以伯

顏自襄陽趨鄂州劉整以唆都自襄陽趨淮泗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固靖濟江伯顏不許曰吾受詔特緞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呂文煥劉整既叛降于元而又為之嚮○十月元伯顏侵鄂州都統制張世傑禦之元兵遂入漢取沙洋及新城元史書伯顏將邊居誼死之伯顏下招之居誼將與其右臂率所部三千死戰皆沒居誼赴大死由是江陵諸州皆餉款于元矣

止瓊山曰元史明書伯顏屠沙洋嗚呼所屠者豈一人哉而謂之不殺一人何哉

十一月以陸秀夫奏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天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閱賓主交歡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於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蓋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十二月元伯顏侵陽邏堡賈貴帥師守之阿木言于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宋人之心謂我非陽邏不可渡故堅守以拒我若

以鐵騎遡流西上以搗其虛則渡江必矣薄暮阿木帥眾遡流而上泊於青山磯宋師不知也即率眾徑渡遂登南岨東勢迫近幾至鄂南門○元伯顏復侵陽邏堡賈貴棄師走還廬州師大潰伯顏入堡遂濟江會阿木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之陽邏堡江鄂之敵也既失則江不可守矣朱祺孫帥師救鄂至城下而還朱祺孫聞鄂破帥師救之敗乃自奔還○元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之伯顏命阿

里海涯守鄂遂帥師東下窺取荆湖○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以孫處臣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太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帥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督府於臨安○詔天下勤王○李庭芝遣兵入援○元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年七十四天澤忠亮有

自任
立論人意
表
天澤柱石四
朝
人以方郭子
儀曹彬

似道上表出
師燕湖
以汪立信為
沿江招討使
為今日之計
有三

江南無一寸
乾淨地

大節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立論出人意表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
欲退避若將浼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子儀曹彬天澤柱石八人格樟棟
丁南湖曰天澤決議國宋故其相元則為功首猶復則為罪魁但其遺讓世祖行兵九江以殺戮為戒則中夏生靈賴以保全庶乎厥
罪可贖矣功業光明子孫貴感其以此也哉

恭宗皇帝名愚度宗次子也度宗崩奉遺詔即位于柩前元兵執帝北狩封瀛國公二年殂于沙漢謚曰孝恭懿聖皇帝時權臣專
政主少國危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使周公伊尹輔之尚或不克濟況姑賢嫉能不學無術各軍實挑邊釁之一貫似道乎其亡

國也哀哉

乙亥德祐元年元世祖至正月陳奕以元人之師徇新州知府管景模以城降之時伯顏阿朮順流東下呂文煥為鄉導沿江諸將皆呂
氏部曲故望風降附○陳奕誘其子巖以安東州即安東縣降元以巖為准東宣撫使招諭屬郡○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
以呂師夔叅贊都督府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及錢真孫以江州降於元元以師夔知江州

陳四明曰九江既降則江東西兩路不可守矣宋太祖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而失之豈非數歟

元劉整死寸無為軍整受伯顏命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舟師東下所至迎降駐首謀而功不及失聲曰首帥誑我使我

功後於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時諸將北降知同處者相繼以遁方以飾飾太平為事不為慮○知安慶府范文虎叛
降元范文虎賈似道之婿也○賈似道帥師次於蕪湖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整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拒諸路精兵凡十

三萬人以行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進次於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以汪立信為沿江招討大使初襄陽既失立信移書
于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酣歌深宮嘯傲湖山欲拱揖折衝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有三內郡何
事多兵宜盡出之江予以實外禦寡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十里若鉅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

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獵游獵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選宗室親王忠
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帥率然之勢此上策也許翰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陲稍休薄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

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銜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暗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為
招討立信受詔即日上進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

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立信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之不可成數曰吾生為宋民死為宋鬼終為國一
死但徒死無益耳乃率所部數十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二月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得曹安撫以某子黃柑遣伯顏復遣

宋京如元師請稿臣奉歲幣如聞慶約伯顏不許阿朮謂伯顏曰若實欲和俟似道自來伯顏乃答書喻君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似道

宋京如元師請稿臣奉歲幣如聞慶約伯顏不許阿朮謂伯顏曰若實欲和俟似道自來伯顏乃答書喻君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似道

趙昂發死節

夫婦節義成雙

節義萃于一門
無愧殺身成仁之訓

諸軍已肅落

唐震江萬里
死節
執贖擲羊局
亭止水

不答○夏貴帥師會賈似道于蕪湖遂同次于魯港○元人拘池州通判趙昂發死之于全時昂發攝州事諸壁聚糧為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羅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羅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宜婦人女子所能也羅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惜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羅氏同縊從容堂張林開門降伯顏入城知太守元源指之命與館舍合葬其墓而去

周靜軒曰是時元兵臨城池州危殆昂發知事難成從容就死不惟身沒王事抑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遺萃于一門是誠無愧於殺身成仁之訓矣

史臣斷曰陳寅趙昂發皆以仇儼同死國難其於君臣夫婦之義兼得然昂發遺其子別其兄弟以為宗祀之託而寅之賓客子姓同

死三十六人何寅之智算不與發同耶吾想發也從容定計寅也倉卒被圍是各一道也何必同

孫虎臣及元人戰于丁家洲在銅陵縣東北敗績賈似道奔還揚州諸軍大潰時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次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亘江中似道將後軍為殿夏貴既嘗失利于鄂恐督府功成又忌虎臣新進雖列陣向敵殊無鬪志元阿木提身登艦遣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姜所乘舟衆見之曰步師遁矣於是宋師大亂夏貴不戰而走似道錯愕失措遂鳴鉦收軍阿木伯顏水岸交攻殺溺死者不可勝數似道倉惶召夏貴計事貴曰諸軍已肅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似道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姜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呂氏中曰嗚呼似道生平詭譎知襄陽受圍屢請出督陰又唆臺臣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元人渡江勢不容已聞劉整死勉強一出掃境內以屬將軍不知平日姑功嫉能將士之心久已解體行道京口沂流二十日始至蕪湖則舒池降矣軍於魯港舢舨亘百餘里方伏宋京已和請盟舉措如此似道固已魄落膽喪矣是夜三鼓鳴鑼一聲十三萬兵須臾而散竄身難揚雖寸斬何救於國事迹其所為正與唐楊國忠等耳故曰誤宋事者似道也

元人拘饒州知州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時元軍入饒境震發州民守城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震等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萬里初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在陵後廟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宗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錫相繼投沼內積屍如疊其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斂葬之贈大帥忠國公○沿江制置大使趙潛棄建康而逃建康既無主帥則江東不可為矣○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富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今南昌吳益知江陰軍今江蘇鄭瑞皆棄城而逃知和州王嘉知太平州孟知縱知無為軍劉權皆以城降於元○元人拘臨江知州鮑廉死之○賈似道自揚州上表請遷都詔羣臣議之王燦

世傑帥師入衛
文天祥起兵勤王

聞者為之感動

主事入援

三人異名同志

劉因作渡江之賦

去位。是時似通議達都以過元帥太皇太后不許服師館置後以為請詔下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即留而於平江州府事勢危急則航海率聞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而無益乃止○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遂復饒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嘆異○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初勅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并諸溪洞山蠻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微天下兵無一人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將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價滿前至是痛自損抑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為之感動

張時泰曰嗚呼唐有天寶之亂當其召亂之始坐享富貴者獨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為唐藩蔽者則出於張巡許遠之疏遠者焉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初安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為衛死君者亦出於世傑天祥之疏遠者焉向使唐宋之君移任親近者以任乎疏遠則為國難方殷之時未必重勞疏遠者而藩蔽入衛焉觀此則知有天下者未嘗無忠臣也特在上之人知否何如耳

湖南提刑李希道兵入援希道性剛直忤貴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按勤王者勤王兵者勤王於己起兵則頃家募眾已自起之是舉也又其首級次之李又次之

周靜軒曰是時胡羯交侵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將宋室諸臣不能辭其責矣獨張世傑將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希道遣兵入援三人者異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雖皆未克成功然其心願不善哉

召王煥為江東浙西宣撫招撫大使置司臨安以備咨訪○遣元行人郝經還至燕平經奉使被宋拘囚一十六年撰修續漢書行於世上瓊山曰或曰元世祖本無伐宋之意使宋人不拘郝經其後不殺廉希賢必將通和講好而中國不至於一統於夷矣惜乎宋人自速其咎也嗚呼豈其然乎元世祖未即位之前憲宗已興師擊安南而世祖亦嘗自將擊大理人吐蕃其務遠畧也如此而所以遣使者襲用金人愚宋之術焉耳豈真其心哉嘗觀元初一時腹心股肱之臣雖多中國之人然貪其富貴並無一人一言勸其存宋者雖以劉因之賢猶作渡江賦以欣幸之而有戰則為士降則為奴之語他又何責哉

將淮南曰自春秋大一統之筆絕後世無公言也殷承夏周承殷于固知其奉天討罪以安天下為心也若夫接三代之正統者如漢如唐如宋如我

皇明則如天之適子焉當以正統書之如秦如晉如六朝如隋如五代如元則如天之庶孽焉但當以變統書此古今之通義也若惟取其能混一以為正統則如予之不辨適庶宜理也哉

實似道有罪免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劉應龍自軍中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答之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體泉觀使龍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放還諸竄謫人○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於軍書其死時立信聞似道師濟嘆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書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揮拳撫膺者三扼吭音而卒後伯顏入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于伯顏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發明實似道首汪立信忠臣之親忠臣不用忠臣是崇惜哉使能結之君長而賢明則用舍未必有如是之顛倒而國事亦不至此

丁南湖曰立信之卒也起居三宮而君臣之義重屬書從去而宗桃之義重要刻賓僚而朋友之義重誠所謂謂沛必於是乎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時震總禁兵或言震謀劫帝還都宜中乃召震議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闖而出射火箭入宮所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元伯顏入建康府建康都統徐旺榮開城迎納是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通敵已扼其吭風馳電掣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波海島遺後悔矣元主謂使者曰此事朕不從中制也○詔諭呂文煥陳英范文虎使通和議息兵○以王燦煥宜中為左右丞相並都督諸路軍馬○治費似道黨與配窮應龍于吉陽宮免厚營中王庭劉良貴等官從侍御史陳過監察御史潘文卿等可之請也○元人入常州守臣陳汝鑑出奔幹轄戴文泰同士人王良臣以城降之○知平江府潛說友知廣德軍令孤藥各以城降于元○詔張世傑總都督諸軍世傑遣閻順奉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有二星關於中天一星隕二星乃宋元之君關於中天○召五郡鎮撫呂文福元煥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于江州○執政曾淵子文及翁倪普及侍從臺諫棄位逃去者數十人太皇太后聞之詔戒云我朝三百餘年侍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臣未嘗有一言以救國者今內而庶僚外而守令

妻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糾舉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正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誤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搆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任其負國棄平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元使康希賢來至獨松關

在蘇州府守將張偁復之殺之元主遣禮部尚書康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偁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死之事乃遣將太后及嗣君皆不知當按謀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言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邦同使人還臨安期至平江被殺○四月元人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死之○元克沙市城在蘇州府都統孟玘監鎮司馬夢求五世孫死之○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祺孫高遠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以福王與芮弟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召夏貴為樞密副使帥所部兵入衛貴不至○元阿朮侵揚州姜才戰于楊子橋敗績○五月元人

賜何基王栢
有真心實地
而後可何基
得聞淵源之
終受實得立
志居敬之旨
勤默皆可師

猶挫而為
安行之儀
張世傑敗績
於國山

朱熹講道關

入甯國縣知縣趙與塘死之○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諡基少師事王敦餘告以必有真心實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怵惕受命遂得
開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杭楊棟相繼薦為朝詔與州教授基固辭少慕諸葛亮之為人自號長嘯年三十始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
於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之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朱熹之傳即往受業得立
志居敬之旨由是以質實堅苦自勵律身治家以嚴動默皆可師至是賜基諡文定贈栢承事郎發明是時宋室危亡自執不暇而賜何
基之念雖至兵亂顛危之日猶能如是則其為衣冠禮樂之國
頗不倍哉綱目特揭而書之者蓋予之也或以為微則過矣

丁南湖曰讀宋史至德祐之時而可喜者有二焉司馬學求資溫公之商榷而乃以介節顯故為溫公一喜也何基黃栢賈晦翁之道
派而乃以贈諡顯故為晦翁一喜也

詔張世傑張彥阮克己仇子真間道出兵以禦元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
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卿雜議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逆相疑
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六月以王煥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陳宜中留
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七月張世傑及阿朮戰於焦山世傑敗績奔國山○國山在鎮江時世傑與劉師勇孫
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一破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至以火矢攻之連檣俱焚煙燄蔽
江宋師大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數元張宏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宋師於是世傑不復戰軍奔國山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
傑請濟師不報自是淮東莫敢復戰矣發明世忠敗元術之失夫即此地也○貶賈似道于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誅之○秋
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直書貶賈似道稱初似道既免太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遣歸越終喪似道
留楊不還王煥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乃降似道三宮婺州居住婺州聞似道至率眾為露布逐之詔徙于建寧翁合文上言似
道以姑賢無比之杜荀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顯權罔上責國召兵迫於眾怒僅請建寧為建寧實朱熹
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投荒味以伸國法遂詔藉其家安置循州會稽尉鄭虎臣以父
嘗為似道所配請為監押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虎臣至奪其寶玉搬輪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謠之害辱備至至泉州
洛陽橋遇葉季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季賦詞贈之○詞云余歸路君來路大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間會竟何如仔細思量真自似道俯首
謝焉及至漳州木綿巷府城內虎臣誡令自縊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似道之子於別室即廁上拉似道胸
殺之殞於巷○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於獄殺之似道諡忠文宋國罪不容誅當時正典刑以謝天下奈何法中恩至今令人慨
呂氏中曰似道奸諛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飲江浙之怨主排排以騷動東南之民
戮士藉以鉗制東南之士既敗將則將心離各軍賞則軍心叛自積月累無一非失人心之事卒至滅國覆身摧髮不足數其罪也

王燭清修剛
勳
天祥上疏
却敵

常州守將死
節

王師務宜持
重

陳著乞從文
天祥議

復皮龍營官。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燭為醴泉觀使。召宜中于溫州。二人不協故也。燭是歲卒。燭清修剛勳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獨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明王燭君子則去之宜中小人則召之。八月以李希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初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創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浸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都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都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約日齊奮。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故有是命。信國公之謀其條理謹嚴可謂不世出之高識信為崇自殺。十一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兵。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秉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先是宜中于溫州以親老辭。太后乃自為書。遣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宜中知事勢之不可為遂託以親元阿里海涯圖潭州。先是李希至澤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希結峒蠻為援。繕器械。樹柵柵。關修壁及元兵至。希悉力守禦。元阿木圖楊州。日久而無成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潛跡遂藏。深入渡江。分兵東下。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兵救之。不克。十一月元將阿剌罕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於是平江無固志矣。元人克常州。屠其民。知州姚嵩。希得通判陳紹統制王安節。子皆死之。劉師勇奔還平江。時伯顏會兵圍城。書師勇安節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營師勇安節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乙酉城破。嘗死之陳昭猶力戰。亦死。伯顏命屠其民。存者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上瓊山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鳴呼。常州非江南之地。邪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遠者。得即屠之。伯顏前此潛兵渡漢。國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夷性殘忍。一至此哉。東史筆者。乃曲為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乎。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魯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冀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魯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為沿江訪察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反。遂改知信州。綱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清遁。清後為廉希馮驥死之。獨松既破。降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勳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非必真能智。力不過東勝。長驅耳。若少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則異矣。宜中不聽。出着知合州。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執我。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以柳岳洪雷震如元求封。

高應松不肯
草表

官衙一牙牌
書不盡

行至高郵高郵民殺之陳宜中當國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以致郡邑降破又不知兵張世傑步軍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至是以求和議不成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政命京局官為之○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黃萬石叛降元都統宋立死之立初從陳其子黃州其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畏江西立迎戰于江枋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衙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耶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萬石再三論之不屈遂遇害

周靜軒曰萬石宋之文臣宋立宋之武將今而萬石叛降宋立不屈者由其心有邪正耳乃武人尚能全節觀其對萬石之言則君臣之義明而順逆之理決矣萬石寧不深有愧哉

卷之二十

恭宗皇帝

丙子二年五月後城宋景文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正月元人克潭州知州李希死之書于全元國潭曰久希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

死戰城中大憲力不能支諸將急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希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元兵登城知衡州進士尹穀時寓居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

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希命以酒酬之因留賓依會飲夜傳令摘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乃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希固命之忠泣而諾之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

之希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已妻子亦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元旦守將吳繼明等以城降由是湖南諸郡皆降於元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市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

周靜軒曰希希死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闔門俱死不辱虜而將佐潭民亦皆死之蓋由希素以忠義獎勵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既而希希項亡湖南城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希在耳則希之有功於社稷顧不偉哉

丁南湖曰汪立信以妻子託愛將金明而獲免希希以妻子屬帳下沈忠而盡殺豈希之智不及汪耶元兵未至高郵是汪之被賊也

饒元兵既圍潭州是希之被賊也急援則使妻子潔身而生急則使妻子潔身而死歸潔之道則一也

元制江南人為十等宋雜榜得曰大元湖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臣八倡以吳堅為左丞相

兼樞密使常樞參知政事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賤介乎儒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以吳堅為左丞相

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隆絕不通乃出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瀛降良瀛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瀛率眾守

城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瀛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瀛叱去之聞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

執○以文天祥知臨安府○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於元陸秀夫如元軍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娃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

張世傑以死自誓

今天祥爭辨不屈屈

家鉉翁獨不肯署

杭潮三日不
至
洪福死節徐
應機父子死
節

苗再成恢復
京師

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劉昌奉表稱臣上章號乞存境土以奉燕賞○進封吉王是時帝為益王判福州信王為廣王判泉州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陳宜中請遣都不果行名曰遣卿無都可遣○元伯顏帥師次於皋亭山在杭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_{宜中辭}○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帥所部兵去臨安入於海世傑等以不戰而降遂去元石國英使都統卜剌說世傑降世傑斷虎舌磔之於巾子山以死自誓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文天祥吳堅如元師元伯顏執天祥還堅還楊應奎自皋亭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拜天祥右相兼樞密與左丞相吳堅皆往天祥見伯顏說之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遣兵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退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大怒奮起呵斥天祥益自奮爭辨不屈伯顏遂拘留而遣堅還令鎮撫叡都太常丞信世昌館伴役則以軍國所寓舍叡都從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在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為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駙馬都尉楊鎮等奏益王廣王走婺州○元呂師夔狗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軍潰棄家變姓名遂奔建寧府之建陽唐石山人入信州執枋得之妻李氏及二子一姪拘於揚州獄中母夫人以老得免李氏不屈死於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得還發明_{是時王室傾危舉國降虜而名義尚存枋得獨一書生而能率兵拒敵功雖不說其志可嘉然細察而計賊之義無一日而可忘矣}

二月日中有黑子大如鷲卵相盪久之○詔諭郡縣降於元伯顏令程鵬飛取太后手詔諭降太后從之又欲三省樞密院徽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使者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禮乃止_{鉉翁以宋亡不食元安置河間惟以春秋教後弟子年逾八十賜號處士還鄉}○元伯顏次於湖州市遣張惠阿刺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元人以文天祥北去○錢塘江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注江沙上杭人方幸之而潮汐不至○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温州○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_{洪福洪貴也從貴積勞得之知鎮巢軍乃反}○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萬等北去度係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責家_{貴家也從貴積勞得之知鎮巢軍乃反}○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萬等北去度係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_{字巨節諸正}與其二男一女死之_{行者稱三學諸生北去徐應鑣與其二子楊松女元娘三子登能徐清林雲機兒大}舒芳曰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舉城無有難行者惟公呼男女訣莫於岳穆至誓不與俱且從容而死嗚呼擬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希趙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仲連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華夷之防者公之風蓋不在伯夷下矣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但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趙建康從必悉力以得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濠州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州橋以楊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

秀夫先入閩
姜才弟注營

李善忠而心誠

文天祥為丞相
文天祥開府南劍州

李庭芝妻才死節

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皖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遣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楊有脫歸兵言元人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此蓋元人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見其忠義不忍天祥如楊開侯門巷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相其意天祥乃變姓名由通州浮海如温州以求二王王王王王閏月陸秀夫蘇劉義開二王在温州以兵來會楊亮節聞陳宜中在清溪遣使召之宜中來謁亮節秀夫與議興復乃召張世傑於定海奉二王為都帥秀夫先入閩中撫安生民○二王如福州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是時黃萬石降於元其將劉陵等多來歸兵勢稍振○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得書于時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弟法華將士出會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過去才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宣作降將軍耶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目周靜軒曰是時天子蒙塵車駕北狩宋之臣子未有謀迎大駕還復舊都之心者獨庭芝與才涕泣誓衆奮志舉事雖夜擣元軍不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

四月檢書樞密院事高應松至燕不食卒
端宗皇帝名昀是度宗長子恭宗兄也在位三年為元兵所迫時年十一崩於嶺南之碭州○初封益王元將伯顏入臨安府楊

淑妃與其弟楊亮節帝與廣王昀如温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

丙子五月乙未朔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王即皇帝位於福州府中上孝恭懿聖皇帝尊號遂尊以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改元景炎○封廣王昀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

陸秀夫登書樞密院事○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龍神四廂都指揮使○詔吳浚趙潛傅卓季廷程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右丞相兼知樞密院天祥命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游幕兵於温州○閏三月恭帝至元上都元主封帝為瀛國公年為瀛國太后○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遂復邵武軍黃萬石敗走時天祥與陳宜中議不合乃求出督至南劍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楊州守將朱煥以城叛降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才死之庭芝妻才死得其義時元阿木闔楊久庭芝守禦益力

及臨安既降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既而福州使至庭芝乃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楊城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大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

木帥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姜才通發皆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胡惟孝開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就執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阿木乃皆殺之楊民聞者莫不泣下

周靜軒曰庭芝姜才固守淮東元貴詔諭則斬其使幕客勸降則絕其人糧餉道絕庭芝括東民間粟盡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皆奮戰